

壁中圣境

高志勇 西藏壁画影像精粹

HOLY LAND IN THE WALL

Gao Zhiyong's Photography Collection of Tibetan Murals

金 磊 高志勇 王时伟 高 志 主编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壁中圣境

高志勇 西藏壁画影像精粹

HOLY LAND IN THE WALL

Gao Zhiyong's Photography Collection of Tibetan Murals

金磊 高志勇 王时伟 高志 主编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壁中圣境：高志勇西藏壁画影像精粹/金磊等主编.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3
ISBN 978-7-307-17652-2

I. 壁… II. 金… III. 壁画—西藏—摄影集 IV. J228.6-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43069号

责任编辑:孙 丽 曲生伟 责任校对:徐 纯 装帧设计:裴文武 董晨曦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whu_publish@163.com 网址:www.stmpress.cn)

印刷: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1/16 印张: 12.75 字数: 214千字

版次: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17652-2 定价: 298.00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买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

西藏壁画艺术源远流长，被誉为“西藏历史的璀璨画卷”，堪称世界绘画艺术之瑰宝。早在元、明、清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权的联系日益加强，西藏壁画逐渐起到了安定社会、繁荣经济的作用，促进了西藏宗教文化的繁荣发展。欣闻由《中国建筑文化遗产》杂志社承编的《壁中圣境——高志勇西藏壁画影像精粹》即将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成为西藏壁画艺术向海内外公众传播的又一崭新佳作。

西藏壁画艺术不但有着悠久的历史，继承了藏族优秀的民族艺术传统，而且吸收和融合了外来艺术的精髓，是一座内容丰富的艺术宝库。西藏壁画的题材十分广泛，所反映的内容涵盖了历史事件、人物传记、宗教教义、西藏风土、民间传说、神话故事等，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宗教、文艺、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它反映了藏族人民千余年来与国内各民族及国外进行文化交流的辉煌成就，是中华文化以及人类文明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西藏壁画艺术的发展进程中，藏族艺术匠师们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呈现出丰富多彩、别具一格的精神世界。

我从出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到现在守护故宫博物院，八次为西藏的文化遗产保护前去造访。这是个能跨越时空的地方，务实中可求极致，在文化之中可感受到特有的悬浮感。故宫博物院与西藏壁画艺术保护事业有着深厚的渊源。2006年故宫博物院专门成立“夏鲁寺项目工作组”，筹集资金，并组织敦煌研究院、河南古建所等单位，对夏鲁寺建筑、壁画进行全面勘察、设计、研究，实施了部分抢救性的修复工作。夏鲁寺壁画的数字化项目是夏鲁寺古建保护工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首次大规模对西藏单个藏传佛教寺庙的壁画进行完整性、综合性、系统性的数字化记录。2012年10月，“天堂画卷：西藏夏鲁寺建筑及壁画保护项目成果发布会”在故宫博物院建福宫花园敬胜斋举行，展示了夏鲁寺近六年来的壁画保护工作成果。2015年8月，

故宫博物院又与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作为协议中的重要合作内容，故宫博物院将对西藏地区现存的古寺庙壁画进行全面、深入的著录登记和资料收集，并开展西藏壁画数字化资料采集等基础性研究工作。

我从《中国建筑文化遗产》杂志社获悉，在净心园文化传播（上海）有限公司的鼎力支持下，《壁中圣境——高志勇西藏壁画影像精粹》一书收录了雪域高原的汉族摄影家高志勇先生积十余年创作心血的结晶。高志勇先生十余年长途奔波、风餐露宿，秉持严谨的创作态度及对西藏传统建筑佛教艺术的虔诚之心，拍摄了数以万计的西藏壁画图片，其创作精神与艺术态度实在令人感动。《壁中圣境——高志勇西藏壁画影像精粹》虽仅收录了三百余幅作品，但我们能够感受到它的精致及对西藏佛教艺术的领悟深度。需要特别鼓励的是，高志勇先生在条件甚为困难的情况下，利用当代数字合成技术，将那些珍贵摄影图片精细“雕琢”，使之还原成高精细照片，这是国内文化遗产界珍视的影像记忆。我震撼于西藏佛教壁画艺术留给世界的博大精深，也着实感佩高志勇先生十余载如一日的不懈努力与坚守，本书的出版实乃为西藏文化遗产传承做的一件大事，我愿为之作序。



故宫博物院院长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

2015年8月

高志勇

我的独白：记录高原展现的礼物

之一：摄影是一种生存状态

无论多么疲惫，我一定会在太阳升起之前醒来，等待清晨第一缕阳光照在远方念青唐古拉主峰上。

西藏，是一个磨砺男人的地方，它让男人懂得品味孤独，也让男人学会坦然面对大自然的严酷。



①

我常不自觉地把自己当作一台照相机，一台用了40多年的老相机。自从30多年前喜欢上摄影以后，我就整天用眼睛搜寻符合我心境的风物和场景，这个习惯至今未变。

一年中，秋天是最令我心动的季节。肥壮的牛羊散漫地游走在金黄的草原上，牧人们忙碌地收割越冬的牧草。这是藏北高原的边缘——羊八井草原上每年都会出现的场景。还记得第一次去羊八井草原拍照片时的遭遇。那时去羊八井的路不像今天这么好走，到达羊八井草原正是落日前最美的时候。我贪婪地拍摄绚烂夕阳下的羊群，一个骑马的牧民飞奔过来勒马横在我面前，蛮横地问我要钱，因为我拍的是他的羊群。我问他要多少钱，他说要一块钱，一只羊一块钱。我看着眼前浩浩荡荡走过的羊群，霎时懵了。经过一番理论，他丢下一句话：“小子，你等着瞧！”然后打马回村里喊人去了。我见势不妙，赶紧开车溜了。后来我和牧民多布青一家成为朋友，有一年过藏历年的时候在多布青家与这个“冤家”碰面，原来他是多布青的表弟，相逢一笑，我们也成了朋友。许多年来，我一有空闲就会游走在羊八井草原。那里的每一座雪山、每一块草地、每一座寺庙我都很熟悉。更重要的是我在那里有了许多朋友，我拍摄的照片中那些人物都是我的熟人，所以他们在画面中显得那么自然又纯朴。我想用我的相机，记录下这些我熟悉的人们、熟悉的一种生存状态、熟悉的山水和草原。总有一天，我衰老的躯体不能承受羊八井4300米到4500米海拔的时候，我会用我浑浊的眼睛眺望我的那些朋友们，

① 2014年1月16日，村长的哥哥，44岁的喜琼和侄儿达瓦普拉一起给羊羔喂奶。喜琼负责放牧家里的200多只羊，在村里的牧工中是个领头的。自从实行生态补偿政策后，村里几个大户家的牛羊数量就成了糊涂账，都说牛羊放到山上没法数清楚。



②



③



④

那些我异乡的亲人。

起初的几年，我总是在黄昏时刻赶到草原上，拍一会儿落日前的草原和牛羊后就天黑了。找一块小溪边的草地搭好帐篷，拎一瓶白酒坐在小溪边，就着风干牛肉把自己喝晕乎，摇摇晃晃地钻进睡袋听着溪流声入梦。无论多么疲惫，我一定会在太阳升起之前醒来，等待清晨第一缕阳光照在远方念青唐古拉主峰上。现在，朋友越来越多，我更多的时候住在朋友家里或者寺庙中，但常常会怀念那些在小溪边露营的日子。

现在工作似乎比以前更忙了，一年中到羊八井去的次数也明显比过去少了。每过些日子总会有朋友打电话告诉我那里有什么重大的活动，要不要去拍照片。每当我与汉族朋友在一起，接到这些电话，用藏语咿哩哇啦讲完电话后，环顾四周，朋友们一脸茫然，我心中的得意便油然而生。

繁杂的工作间隙，偶尔会对着窗外的天空发呆。那个时候，羊八井草原的风景就在心中铺展开来，我的那些朋友就开始在草原上活动。他们有的赶着羊群走在雪山脚下，有的在羊井寺念经，有的在蓝天下舞蹈，还有的在山巅扯起猎猎的经幡。这样，许多疲惫和烦恼就被心中那草原的清风吹散了。当许多朋友去国内外旅游的时候，我更愿意留在西藏，独自行走高原的任意一块土地上。我熟悉这里的每一个季节，喜欢高原刺骨的风穿透身体的感觉。西藏，是一个磨砺男人的地方，它让男人懂得品味孤独，也让男人学会坦然面对大自然的严酷。每天，高原都把壮美的雪山和无边的草原展现在每一个爱它的人面前，那是大自然历经亿万年精心雕琢的作品，欣赏它，就不要怕缺氧、寒冷和孤独，那浩浩荡荡的风景就是高原给人最好的回馈。这么多年，我不停地拍摄，记录高原展现给我的礼物，记录这块土地上我的乡亲，摄影已经成为我的一种生存方式。



⑤

② 2014年1月16日，石次和邻居在村里一处废弃的老房基旁织氍毹。

③ 2014年1月21日，村里聚会喝酒。放羊的哑巴边珍不喝酒，把羊赶回家后喜欢在一旁看大家喝酒的那股高兴劲儿。

④ 2014年1月29日，日喀则藏历新年的除夕夜，村长阿琼家团聚吃“古突”。“古突”是藏历除夕夜必备的一种面粥。藏族腊月二十九吃“古突”以示除旧迎新。突巴团里分别包有石子、辣椒、羊毛、木炭、硬币，代表“心肠硬”“刀子嘴”“心肠软”“黑心肠”“发大财”。日喀则藏历年其实就是西藏农区的新年。以日喀则为代表的后藏广大农区，以每年的耕作时节来确定新年时间，避免节日和耕种相冲突。

⑤ 2014年9月26日，喜琼在自家地里收割青稞。弟弟阿琼开着手扶式拖拉机收割，他则把机器割下的青稞拢在一起，然后码在地头晾晒。

之二：沉甸甸的西藏丰富了创作视角

藏民族的生活，一半在现实、一半在神话中，藏传佛教的世界，更是千奇百怪，非凡夫能够想象。

我将壁画不同的拼接块变换不同的色彩，每一块边界之间形成强烈的对比，透过斑斓的画面，佛界的形象隐隐约约。



①

1976年5月，我跟随父亲从故乡四川来到喜马拉雅山南坡的一个小镇上——与不丹仅一山之隔的帕里。这里唯一的一所小学全部用藏语教学，我只能待在家里，按照父亲安排的学习计划自学。三年多后，15岁的我参加工作，在亚东县粮站当会计，从此我在这个喜马拉雅山南坡闭塞的山沟里工作了15年，同时也懵懵懂懂地喜欢摄影15年。转瞬间在西藏已经38年了，这期间，我从一个外乡人，一个对西藏、对藏族陌生的汉族人，演变为一个热爱西藏这块土地、热爱西藏文化、几乎完完全全接受了藏族习俗的老西藏。一个小学没毕业的少年，坚持自学，经历了多种岗位的历练和考验，从会计、县宣传部长、旅游管理干部、秘书到科技管理者、研究所所长，在这些毫不相干的岗位转换中，艰辛可想而知。38年来，无论工作岗位如何变化，唯一不变的是我对摄影的热爱。近期我在准备展览，梳理照片和思路时才发现我对摄影的热爱是一种或盲目或天然热爱。拍了这么多年照片，当别人问我为什么拍这些照片时，竟然语塞。原来不同时期拍照的想法，由于没有及时的文字记录和系统的思考梳理，现在回想起来，只是一堆支离破碎的片段。

长期以来，由于早期生活环境的极度闭塞、缺乏正规学校系统的学习、知识碎片化，形成了我不善与人交流的性格特点。表现在摄影上，就是特别主观地拍摄，鲜与同行交流，一味地通过摄影表现画意的感觉，而很少注重摄影自身的纪实和记录特性。从过去到现在，从来没有过系统的拍摄计划，总是见什么就拍什么，五花八门。如果要从我拍摄的照片中提炼出不同主题

① 2014年1月12日，普布家5岁的女儿玛普次和牧民家的儿子——13岁的巴桑一起在村里玩耍。这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时候，寒风中孩子们的脸蛋已皴裂，但阳光的表情依然写在天真快乐的笑容里。



②



③



④

的照片，大致有这么几个方面：

西藏黑白人像。1979年，父亲给了我一台海鸥4A双镜头相机，我开始学着给周围的人拍纪念照。那时在西藏亚东那个偏僻的小镇上既买不到胶卷，也买不到相纸。每两年休假一次回到四川，临返回时，在成都从省下的路费和工资中拿出几十元钱买些胶卷和相纸带回去，计划着用两年。后来买了一台理光5相机，胶卷大部分是用电影胶片，自己分装。冲胶卷没有显影罐，用盘子装显影液、定影液和清水，晚上在房子里手冲。这个时期我给周围的人拍了很多纪念性照片，现在偶尔拿出底片看看，觉得还挺有意思，毕竟记录了那个时候西藏边远小镇上人们生存状态的一个侧面。后来调到拉萨后，买了一台玛米亚M7相机，用黑白胶片拍了一些西藏生活场景，由于工作太忙，几十卷胶片冲洗完后就放在那里，一直没有洗印过。

闪光灯下的西藏农民生活。用数码相机拍照后，发现西藏阳光下强烈的反差导致人像面部阴影部分很暗，如果在后期进行调亮处理，则阴影部分又有很多噪点。于是，我开始用闪光灯做补光。刚开始，闪光灯亮度同环境光亮度一致，这样人像面部的暗部噪点问题虽然解决了，但画面显得平淡，主题也不够突出。后来我将闪光灯亮度提高到环境光的两倍左右，让闪光灯的亮度把环境光压住，这样主题突出了，画面更加凝重，这才是我心中的西藏。

人们心中的西藏，阳光明媚，天高地阔，可是在这种明快画面的另一面，是环境的严酷和生存的艰难，这才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时时刻刻必须面对的，所以，在我心中，西藏是沉甸甸、厚重浓郁的。

西藏文化符号集成意象。在黑白暗房时期，我经常会用剪贴和遮挡方式在暗房中制造我心中的景象，画面上的瑕疵就用毛笔蘸赤血盐溶液把它一点点抹掉。后来有了数码相机和电脑图像处理技术后，场景移植和符号拼贴变得容易，过去造景的兴趣又被点燃了。无论是胶片时期还是数码时代，我拍



⑤

② 2014年1月15日，我们的邻居石次在自家羊圈旁筛羊粪。筛出的羊粪末子送到地里做肥料，羊粪蛋子用来烧火。37岁的石次是个非常勤快的人，干活是一把好手，村民有大小事情都能看到他在那里帮忙。

③ 2014年1月21日，琼拉和科技特派员石伦在给白玛劝酒，一旁的达娃已经有些醉意。今天我们给全村发了新年礼物，每家100斤大米、10块砖茶。给大家发完礼物后我们出酒钱请村里人喝酒。村民们每家带20斤青稞酒聚在村委员次仁顿珠家的晒场上喝了一整天，我去的时候好些人已经走了。

④ 2014年2月27日，西洛家的儿子——25岁的旺拉把他捉住的小岩羊卖给了我们。由于他们捉小岩羊时用石头把它的脖子打伤了，我们在院子里养了不到一个月就死了，那时小羊已经和我们大家都最近。

⑤ 2014年3月16日，支部副书记次琼的媳妇——41岁的松觉在嘎石达家的孙女。石达很爱干净，平时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是村里最整洁的人家之一。



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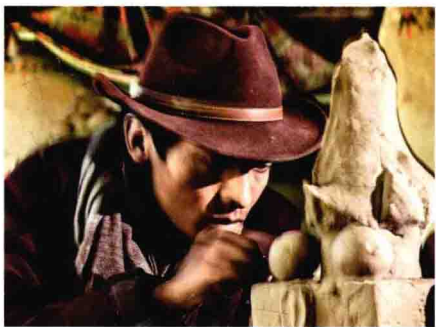
⑥ 大日如来 / 夏鲁寺

⑦ 2014年2月9日，罗顿家请的喇嘛丹巴塔杰在做新年祈福用的贡品。

⑧ 2014年2月9日，冲萨家请来念经祈福的年轻喇嘛旺拉。村里人家请来念经祈福的喇嘛都是吉定镇附近的在家修行人，平日里同村里人来往很多。每逢农忙季节，村里会派人到他们家里无偿帮忙，而村里有事请他们来念经，他们也会优先过来，同样也是无偿的。



⑦



⑧

照时见到一些可以用作拼贴的素材，都会随手拍下来备用。藏民族的生活，一半在现实、一半在神话中，藏传佛教的世界，更是千姿百态，非凡夫能够想象。我就用从现实世界中拾来的碎片，用 Photoshop 软件构建我想象中的佛界、想象中那些藏传佛教的种种奇幻景象，以及采用时空交叠的方式，表现那些游走在不同空间和时间维度上的灵魂之间的关系。

西藏壁画变奏。壁画是藏传佛教形象的载体，流传至今最久远的西藏壁画有约 900 年历史。西藏现存百年以上历史的壁画可能至今没有人精确统计过，很多。这些精美的艺术品正在慢慢被酥油灯的烟雾熏染，被朝圣者虔诚的额头磨损，被善意的保护损坏。每每想到这些，我就十分焦急，想尽可能把有价值的壁画拍摄保存下来。而西藏绝大多数寺庙的壁画不容许拍摄，特别是那些被列为国家级文物的壁画。还好，我这些年总算把有价值的壁画基本拍完了，还有一些规模不大的寺庙慢慢去拍。

拍摄的这些壁画渐渐拼接完成后，看着这些精美的壁画，以及岁月在它上面留下的那些痕迹，我想，如果人为地给它加载一些时间的印记会怎样呢？比如它褪去了华彩，比如时间流逝后的破损，甚至历经劫难后的残存。还有，让它变得更加绚烂，因为，佛界，虚空中的任何幻化演变皆有可能。我将壁画不同的拼接块变换不同的色彩，每一块边界之间形成强烈的对比，透过斑斓的画面，佛界的形象隐隐约约。

虚幻的世界。在西藏生活这么多年，我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在不知不觉间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然而，毕竟我不是佛教徒，对佛教知识也只是了解些皮毛，很多时候会产生一些时间和空间的错乱感，我试图通过摄影手段来表现这种错乱。我对同一个场景中主体在不同位置的画面拍摄很多张照片；然后把相近时段拍摄的画面通过 Photoshop 叠加在一起，让绝大多数场景交错、破碎，形成背景；再把场景中对事件起主导作用的主体处理成完整清晰



⑨

的影像。一方面让这些流逝的时间、消失的场景填充画面，用密实的影像表达虚无；另一方面，通过完整清晰的主体表达任何一个事件都有主导者这样一种想法。

⑨ 释迦牟尼佛说法像 / 江孜白居寺

之三：壁画拍摄带领我走近了先贤

回顾我 10 多年的壁画摄影，那些上万公里的奔波，途中的风霜雨雪、风餐露宿的辛苦渐渐淡去，逐渐熟记于心的佛菩萨们或慈眉善目或愤怒威严之相引导我内心归于平静。



①

青藏高原形成、喜马拉雅山隆起，仿佛是为了迎接佛的降临。大约 1 万年前，喜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抬升到了与今天相似的高度。这时，印度洋和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掠过印度平原，受阻于喜马拉雅山的南坡，在这里形成了温暖湿润的气候，造就了大面积丰饶的土地，哺育释迦族日渐强大。只有物产丰富的国度，才会孕育出具有悲悯心的智者，才会有闲暇思考人的生老病死，以及如何了脱生死这样高深的哲学命题。青藏高原的隆起正是这个机缘成熟的过程，按照当代科学考察得出的结论，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从特提斯洋升起，形成今天的模样，也不过 3000 多万年的时间，这相对于佛教的时间概念，仅仅是宇宙成、住、坏、空四劫中一小劫的瞬间而已。环顾四周，我们的生活和目光所及的时空的确很难将地质演化与佛的降临联系起来，可是我们用佛教的时空观念，站在更远的角度观察这些现象时，这一切显得这样自然而然。相对于我们个体是那样庞大和漫长的时空里所发生的一切，顺理成章地被因缘和合所主导。

佛祖释迦牟尼圆寂若干年后，佛教开始了向周边传播的旅程，这也是传播智慧和幸福的旅途。喜马拉雅山在孕育了佛教后，成为阻挡其传播的天然屏障，而后，又成为佛教的避难所，世事无常，佛早已洞察。佛教传入西藏时，佛祖已经圆寂 1200 年了。略去佛教其他的传播渠道，单就传入西藏的路径而言，分为南北两条线路。北线是文成公主从长安经青海、西藏北部到达拉萨。南线由尼泊尔赤尊公主经由吉隆穿越喜马拉雅山来到拉萨。这是我们今天能够找到经典依据的传播路线和时间节点。而在西藏广袤的土地上，尤其绵延

① 佛空行—曼陀罗殿 / 古格坛城殿



②
4000 多公里的喜马拉雅山从西到东，那些翻越喜马拉雅山的通道，也是佛教传播的路径。吉隆以西的普兰、扎达、狮泉河，吉隆以东的聂拉木、亚东、错那，这些都曾经是翻越喜马拉雅山的地理通道。目前已经证实的佛教向西藏的传播通道，至少有沿狮泉河而上至日土、顺着象泉河流域抵达扎达、从孔雀河上溯到普兰乃至冈仁波齐神山。在吉隆以东，从亚东翻越喜马拉雅山到达后藏腹地的佛教传播路线已经被学者考证。由此，通过佛教传播的路线，在西藏形成了以拉萨为中心，沿喜马拉雅山脉南北坡分布，逐步向西藏广袤土地扩散的藏传佛教遗存的点、线、面分布格局。与之相随的藏传佛教艺术也在这样的地理格局中诞生了。

佛教从 7 世纪松赞干布时期传入西藏，到 9 世纪中叶朗达玛灭佛，经历了近 200 年的兴衰。那个时期遗存下的藏传佛教艺术品可谓凤毛麟角，藏传佛教的壁画几乎没有遗存，据说大昭寺有几幅吐蕃时期的壁画，在维修时移到别处保管，无缘得见。西藏现存最早年代的壁画应是阿里扎达的东噶石窟壁画，约为 11 世纪早期作品，略早于扎塘寺壁画。从艺术风格看，东噶石窟壁画受约束少，更狂放写意，与之相比，扎塘寺壁画就显得有些中规中矩。但就西藏壁画艺术而言，扎塘寺壁画从整体布局、佛菩萨造像等，对西藏壁画艺术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东噶石窟的绘画形式和佛菩萨造像自成一派，至今尚未发现与之具有传承关系的西藏绘画艺术品。随着 12 世纪萨迦派的崛起，萨迦寺壁画华丽登场。萨迦派依托元朝的支持日渐强盛，作为萨迦派主寺的萨迦寺声名远播，香火旺盛。萨迦寺内那些绚丽的壁画逐渐被终日长明的酥油灯火熏得面目全非，于是开始新一轮新壁画的绘制，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萨迦寺壁画，除了二楼坛城殿的壁画绘制年代与萨迦寺建寺年代相近以外，其他殿堂的壁画已经是第三次绘制了。借助萨迦派的庇护，夏鲁地方介氏家族崛起。夏鲁寺在 1329 年日喀则地震中被毁，得元朝资助并派汉族



③



④

② 萨迦寺坛城（局部）/ 萨迦寺

③ 释迦牟尼佛说法 / 夏鲁寺

④ 四臂大势至菩萨及二胁侍 / 夏鲁寺



⑤



⑥

工匠重建，夏鲁寺壁画艺术风格受到印度、尼泊尔、中原汉地等不同地域、多种绘画技巧和审美风格的影响。现在遗存的不同时期壁画，集中体现了公元11世纪以后西藏寺院壁画艺术发展的脉络和大体情况。

西藏壁画艺术的传承和发展与世俗家族和权势的传承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继夏鲁寺壁画的辉煌之后，同样与萨迦派保持密切关系的江孜法王开始修建白居寺的浩大工程。江孜法王饶丹贡桑帕的名字为夏鲁寺介氏家族大师介敦钦波·贡嘎加措所起。江孜白居寺壁画自1418年开始绘制，历时近20年，是西藏绘画艺术的巅峰之作。其后，虽然古格壁画以及贡嘎曲德寺、扎达托林寺和拉孜平措林寺等壁画中不乏精彩之作，但其规模和艺术水平似乎都还略逊一筹。

我爱好摄影已经30多年，在西藏走到哪里，就拍到哪里，记录了许多日渐消逝的场景，积累了部分自认为是摄影艺术作品的照片，但是，同我这些年拍摄处理的壁画相比，那些曾经的作品实在算不得什么。拍摄西藏壁画是我业余摄影生涯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对西藏壁画的数字化保存也十分有益。这些精美的艺术品正在慢慢被酥油灯的烟雾熏染，被朝圣者虔诚的额头磨损，被善意的保护损坏。拍摄壁画当然很苦很累，但是，每当坐在电脑前，看着拍摄的“碎片”被逐渐拼接成完整的画面，那些经由照相机放大的细节便呈现在眼前。画面上那些飘逸、果断而又心怀恭敬的线条，一丝不苟的填色，庄严生动的佛菩萨造像，让我仿佛匍匐于这些大师和先贤们的脚下，聆听他们的教诲，我感到这是对我最好的福报。我曾经想，西藏壁画承载了藏传佛教传播的使命，记录了西藏文明发展的历史，西藏壁画发展的命运与藏传佛教的兴衰紧紧联系在一起，这就决定了西藏壁画注定要承受藏传佛教兴衰的伤痛。如今，1000多年前的西藏壁画随着朗达玛灭佛而荡然无存，壁画成为藏传佛教殉道最为彻底的一种艺术。而后的近千年时光里，藏传佛教发展的

⑤ 托林寺白殿东壁第七组壁画 / 托林寺

⑥ 狮子吼佛及除忧暗菩萨和弁积菩萨 / 古格红殿



⑦

起伏和教派纷争都在壁画上留下辉煌与伤痛的印迹，那些历史留在壁画上的伤痕或许能够让人警醒。

回顾我 10 多年的壁画摄影，那些上万公里的奔波，途中的风霜雨雪、风餐露宿的辛苦渐渐淡去，逐渐熟记于心的佛菩萨们或慈眉善目或愤怒威严之相引导我内心归于平静。

《壁中圣境——高志勇西藏壁画影像精粹》一书的面世，首先要感谢故宫博物院单霁翔院长欣然为本书作序，得益于郭玲老师、张滔老师、余健老师的启迪与指导，得益于故宫博物院总工程师王时伟与他的同事罗文华为该书文稿所做的审定与提升；得益于《中国建筑文化遗产》杂志社总编辑金磊及其团队的韩振平、李沉、冯娴，特别是他们在 2014 年北京 APEC 会议期间，在展览中我们见面后，就产生了特别亲近的感觉，他们不仅对我进行了专访（文章已刊发于《中国建筑文化遗产》总第十五期），还当即表示要帮我安排壁画摄影作品的出版工作。在该书编撰和出版过程中，《中国建筑文化遗产》杂志社总编辑助理苗淼联系了全部的文稿编撰及出版事宜。

有关西藏壁画资料的整理和数据库建设尚有许多工作要做，也希望与此有缘的各界人士继续关注和支持我们，使西藏壁画艺术这个中华瑰宝借助现代技术手段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在人类艺术的殿堂中永远保有一席之地。



⑧

⑦ 大日如来及其教令轮身眷属 / 江孜白居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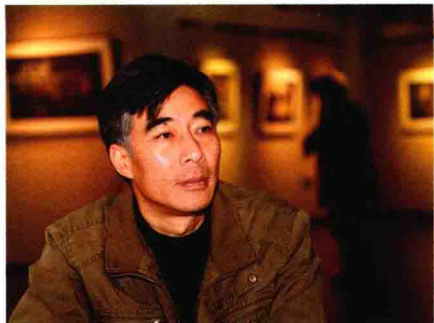
⑧ 黄文殊菩萨 / 江孜白居寺

雪域修行的影像足迹

——摄影师高志勇与“佛界：西藏壁画摄影展览”印象

1976年，12岁的高志勇跟着父亲从四川来到喜马拉雅山南坡的小镇帕里，这里与不丹仅一山之隔，唯一的一所小学全部用藏语教学。高志勇只好留在家中，父亲每晚给他安排第二天的学习内容。就这样过了三年，他靠自学完成了高中的全部课程，15岁就参加工作，在亚东县的粮站当会计。也许是因为特殊的教育环境，除了偶尔打打架，青少年时期的高志勇是个本分而寂寞的孩子。他利用各种机会到拉萨或日喀则买书，生活中唯一的乐趣就是如饥似渴地读书，通过书本了解喜马拉雅山外的世界。有时他也画画，亚东县里的干部去世了，需要开追悼会时，他能将别人送来的一寸的小照画成一张大的遗照，供吊丧客瞻仰和缅怀，给平静的生活增添几漾黑色喜剧的波澜。一切改变从15岁那年父亲送给他一台国产海鸥4A双镜头相机和七个胶卷开始，像是遇到一生的法门，高志勇从此恋上摄影。

15岁的高志勇开始用海鸥双镜头相机给周围的人拍照，那时在亚东那个偏远的小镇上既买不到胶卷又买不到相纸，他只好于每两年一次休假回四川时，在成都从省下的路费和工资中拿出几十元钱买些胶卷和相纸带回去。后来他买了一台理光5相机，胶卷大部分是用电影胶片自己分装。冲胶卷没有显影罐，用盘子装显影液、定影液和清水，晚上在房子里手冲。这个时期高志勇拍了很多纪念性照片，记录下西藏边陲人们生存状态的一个侧面。和许多摄影发烧友一样，高志勇对摄影技术有种成瘾般的迷恋，他后来陆续购买过美能达的傻瓜机、珠江S201、理光10、理光7、尼康FM2、佳能EOS5等。在20世纪90年代电脑图像处理技术刚兴起时，他又尝试探索计算机技术处理图像的可能性。摄影成为了高志勇业余最重要的爱好，在工作上，他从会计、县宣传部长、旅游管理干部、秘书到科技管理者、研究所所长一步步走来，艰难克服了这些毫不相关的工作岗位的重重困难，无论工作如何变化，唯一不变的是他对摄影的热爱。



高志勇近照

在35年的摄影生涯中，高志勇的镜头触角伸向藏族生活、绘画艺术、宗教信仰、文化娱乐、自然风光等广泛的领域，拍摄了数以万计的胶片和数码照片。

“喜欢拍宗教题材的我想方设法地找机会从亚东往拉萨或日喀则跑。那时还年轻，对于路途的颠簸和劳顿不以为然，只要能拍到满意的照片，似乎怎样的付出都值得。记得有一次坐在货车车厢从日喀则返回亚东，一路厚厚的灰尘落在身上，整个人就像一尊泥塑，只看到眼睛在眨巴。中途，卡车猛一颠，将车厢里的备胎抛起重重地砸在我脚上，疼得我好长时间都痛着腿。”

“展佛节，僧人们诵经祈福间歇，浑厚的法号声和激越的鼓声穿透年楚河谷的烟霾，回响在肥沃的田野间。展佛台下缓缓蠕动着朝觐的人流，那一张张扬起的脸，或年轻，或苍老，无论过去或今后，难免有恩怨情仇，难免患得患失，而此时，巨大的人群中仅泛滥着虔诚。在这虔诚的人群之外，唯一冷静的是那些拿着相机的摄影家们，在这里可以拍到形形色色的脸庞，很少有人在意你的相机。”

以影像为引，摄影师伸出双手去触摸雪域高原藏民性格的柔絮，最终为它所沐裹、净化。在西藏的旷野中，民居犹如从地里长出来的一般自然而然，那是大地和谐的组成部分。活动在田野和草原的人们，俨然是自然演变的组成部分。藏民族性格是在长期虔诚的佛教信仰和高寒缺氧的严酷环境中磨砺形成的，具体表现为坚韧、豁达、善良，这是保存并遗传在每一个藏族个体中的共同品格和价值标准，这种民族性格在人与自然相处时表现出对所有生命的尊重和爱惜，写在每个人脸上就是宁静、天真以及平平淡淡的快乐和忧愁。在进藏的38年里，高志勇从一个外乡人，一个对西藏、对藏族陌生的汉族人，演变为一个热爱西藏这块土地、热爱西藏文化、几乎完完全全接受了藏族习俗的老西藏。